

民不聊「生」與「三生有幸」

「悲催」一詞，如今早已從網絡出圈到現實生活，乃是「悲痛得催人淚下」的縮寫。進而延伸，年輕人發現，人生之悲哀，就在於「催」無處不在。月底被信用卡催債；上班被老闆「催命」；逢年過節，七大姑八大姨圍攏過來，催戀、催婚、催生。

伴隨著教育、醫療、住房這新「三座大山」，「催生」壓力指數再度陡漲。如果逼得太急了，怎麼辦？這個時候，你便可以上奏「太后」及姑婆姨婆們：「民不聊生。」何解？即：草民不願聊生孩子的話題。原因呢？答曰：「痛不欲生。」——「生活太痛苦了，不想生。」君不見身邊有人「生生不息」嗎？——生了二孩之後，就不得休息了。此乃「樂極生悲」——本來快樂極了，生完孩子就悲劇了。最後的辦法是「捨生取義」——捨棄生孩子，才能爭取人生有意義。

戲謔調侃的背後，折射的是生育觀念的變化。一九九〇年代，內地有個著名的小品節目《超生游擊

隊》。那時，實行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但傳宗接代、後繼香火、重男輕女等傳統觀念還很頑固，有些人為逃避計劃生育不惜流竄各地，可謂「苟且偷生」。

年輕人選擇「躺平」，變得「佛系」，這是對工作生活壓力的非暴力不合作。要結婚生孩子，但買房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以至於有人說：「高房價是最好的絕育術。」生了孩子，面對有限教育資源的競爭，一個個家庭隨波逐流，異變為「狼爸、虎媽、雞娃」組合。焦慮佔據日常，從容成了奢望，年輕人寧願當「單身狗」。所以，放開「三孩」，必須得有完善的配套，有充足的優質公共服務資源支撐，「三生有幸」才真的幸福。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無「留」之「學」

公司招人，今天來面試的是一位在內地讀完本科、即將在香港讀完碩士課程的應聘者。

「你來香港多久了？」我問她。「二十多天，我剛剛出隔離就來了。」她答道。

可能是沒有表達清楚，我又問了一遍：「你一共來香港多久了？」她還是說：「二十多天。」

我有點不耐煩：「你，一共，多久？」回答還是：「二十多天。」

我處於崩潰的邊緣，拿起簡歷：「你不是就快讀完碩士課程了嗎？」

「啊，是的，所有的課程都是遠程線上進行的！」

原來如此。這留學，真是留了個寂寞。留學留學，既要「留」、又要「學」，除了學術上的學習之外，在這個城市的「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課餘時間，與本地人的交往、在城市的探索、對文化的體驗，都是不可獲缺的。從我自己的留學經歷來看，在學校之外所

學的，甚至比學校內學習的專業知識更加重要。學校豐富的是頭腦，而城市豐富的則是人生。如今受疫情影響，她的「留學」，通過線上教學，只有打了折的「學」，而「留」更是完全沒有，總感覺失去了留學的精髓，讓我想起很久很久之前屬於父輩，如今已經逐漸銷聲匿跡的一個詞——「函授」。

她是北方人，來港二十多天，不能說粵語，連聽都勉勉強強，這樣的狀態，無形之中讓原本就狹窄的就業選擇變得更加狹窄。她說自己所在的班一共九十人，到現在也才有三十人在香港，其他還都在觀望。看着她無奈而略帶期盼的眼神，我也只能告訴她，好在如今的香港已經平穩而安全，讓她在這段時間內，盡量去探索、去感受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四、五見報

韭菜雞肝

像韭菜炒雞肝這種菜式，在高級料亭是無論如何也見不到的，但我甘願為了它走街串巷，到煙霧繚繞的居酒屋裏嘗一嘗。

等等，韭菜炒雞肝，到底是哪裏的一道菜啊？

每當心中響起這句咆哮，整個人都要分裂了，專注於美味的大腦立刻被理性的邏輯思維所攻陷，一半是一本正經的地理版圖，一半是活色生香的人在旅途，想了半天也沒得出個答案。只能快速把自己拉回到現實中：再不吃，就涼了。

負責地說，這道菜哪裏都有，但帶著東洋風情，會多出一份鮮甜和柔軟。哪怕是日本的中華料理店，老闆也會用大汗淋漓的鍋氣換你半晌沉溺。秘訣當然就是：半熟。半熟屬玄學，唯日料頗得真傳。在半熟的世界裏，雞肝、金槍魚都是惱人的門檻，一不留神就被絆得鼻青臉腫。新鮮半熟的雞肝，放到熱油猛火裏滾出一個不敗金身，渾身焦香地跑出來，急不可耐。少一秒功夫就白費，多一秒口感是浪費，加上一根根慷慨激昂的韭菜段，嫩滑間是又脆又韌的口感，隱隱能察覺到店家在醬汁裏埋藏的心機，什麼奇妙組合？吃到停不下來，直接登上快樂星球。

好的韭菜炒雞肝，是要行家或熟客才會翻牌子的，就算有再多底氣，也少有寫在推薦那一欄，怕壞了你的雅興，也怕混雜了人們的視線。落座之後掃一眼，帶著默契悄悄咪指一下，馬上會得到店員一個讚賞的眼光，你知我知，事不宜遲。等送到眼前，一碟均勻閃着光的尤物，恰到好處。雖然樣貌古怪，可擋不住個性中的喜感，在嘴裏抿兩下就化開，是踏實又得體的濃郁，沒任何腥氣。閉上眼，立刻浮現出師傅前一晚專心致志調味、醃製的畫面，果真是台前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這一頓狼吞虎嚥，不虧。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遙遠的相似性

有一次，霍金被問到什麼最讓他感動。他的回答是：遙遠的相似性。當我看到這幾個字時，忽然也有些感動。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說的「遙遠」當然以浩瀚宇宙為範圍，而「相似性」指的估計也是天體，及其自然運行之狀。不過，這句話的意義又不止於物理。

同類相憐，大概是人性的內涵之一。當我們身處異地，卻發現民俗風情類似於故鄉時，常會心生歡喜。我至今記得，十多年前在陝北發現一種果乾，與老家的做法十分相似，那時物流尚不如今日發達，竟能在幾千里外的異鄉嘗到家鄉的味道，着實令我興奮了一陣。

類似的情況很多，並不限於吃食。比

如，以前常從圖書館借書看，借來的書上有時寫着批註，這些「註家」做好事不留名，破壞公共圖書中整潔，自不值得提倡，卻也偶有妙語，恰恰擊中我讀時的感受，如同心裏有一面鏡，被敲得咄咄一響。現在，下載安裝一款讀書軟件，便可以隨時線上閱讀，標識的段落、寫下的感受，不復有破壞書本之虞，也能讓更多的人讀到觀書心得。

網絡化的生活下，人人線上，於是，我們很容易就能和遙遠的陌生人搭上話了，在浩瀚的人海中碰到相似的思想、觀念和趣味的幾率也增加了不少。博客剛興起那會兒，我也開過一個，閒下來就在上面塗塗抹抹；有的時候，也四處閒逛，發

樓上的噪音

生命無價，但受各種困擾，當代人輕生頻發。尤其是近年城市病抑鬱症的影響，令自殺已呈年輕化，叫人更為擔心痛心。

不知他人苦，莫勸他人善。即使有太多解不開的苦，還是要疾呼：珍惜生命！一個炎熱的夜晚，忽聽窗外一聲擊地巨響，還以為是高空擲物。十幾分鐘後警車、急救車笛聲齊鳴，強烈的手電筒光在窗外掃射。這才意識到，是有人跳下去了。

果然就是樓上的女主人跳下去了。據說她不到六十，家中年輕人都在外國，丈夫生意忙碌，家境殷實。

樓上樓下住着，但彼此連招呼都不曾

打過。但因噪音，和她打過交道。有一次樓上派對各種吵鬧、撞擊地板聲連續數小時，上去敲過她家的門。之後的日子噪音時強時弱，但無根本改善，疫情期間動靜更是不分日夜。家人再也無法忍受，以有心臟病的理由，通過護衛員正式交涉，情況才稍好一點，也僅是一點。

樓上噪音所以難以忍受，是那些噪音常常突如其來，尤其愛捧門，鐵門的「嘍嘍」震動四鄰。要命的是，噪音在深夜十二點及凌晨兩三點期間尤為密集：拖拉重物、搖晃椅子、跟着拖鞋來回走動、吸塵、拖地……被吵醒後我們只能眼光光，等天光。

一切響聲都在那個炎熱的夜晚戛然而

現有共鳴的話題，就忍不住回應上一段。有時被博主發現了，順藤摸瓜地找過來，一來二去，談得更加深入，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實則從不曾謀面。這是一種精神上的相似性，雖遙遠，也互給了對方不少鼓勵。因為只是精神上的相投，從未有奔現的願望。彷彿古人外出遊歷，在寺牆上見了旁人題下的詩句，有所感觸，便也留上幾句，神交足矣，無需面遇。

遙遠的相似令人期待，大概也因符合距離產生美的定律。如應和者就在身旁，如說相聲的捧哏之於逗哏，滋味就會大不一樣了吧。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止。現在男主人仍是每天進出，但鐵門的「嘍嘍」消失了，樓上靜如無人。我們甚至懷疑之前的噪音只是幻聽。

有人告知女主人患有情緒抑鬱。這樣一切便能解釋了：或許就是被抑鬱病折磨受失眠困擾，她便靠無止境的活動來打發漫漫長夜。

家人也一時不能適應樓上的靜寂。我們會偶爾提到女主人：外表正常，親和樸實，裝飾稍偏少女化。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錄影比賽

疫情之下衍生的「新常態」，也許是幾個月，甚至幾年。倘若是進步的改革，從「新」的常態進展成固定模式，其實並非壞事。就如當年經歷「非典」之後，香港的公共廁所都革新了，不單常備衛生紙、潔手液，甚至大部分廁所都有清潔人員全天打掃衛生。只是病毒這回事，要來就來，現在我們只有全力擊退新冠肺炎。

生活還是要繼續下去。我兒已能回校進行半天面授課程，從前在周末舉行的課外活動，亦已逐步恢復。然而，全都只能在線上會議軟件而行。兒子以前參與花式跳繩班，難道現在家裏的狹小客廳對着電腦屏幕跳繩嗎？我覺得有點匪夷所思，於

是沒有為兒子報名繼續參加該項課外活動。

有些靜態活動是可以線上進行的，效果不會減弱，過程仍然有趣，但有些困難是始料未及。例如每年兒子都會參加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前陣子在疫情高峰期，唯有在線上遞交自行錄影的片段。事前我已督促兒子反覆練習，學校老師亦在線上加以輔導，技巧尚算可以，但是錄影的過程便有壓力。因為必須要「一鏡到底」，不可存着任何剪接效果，故此說錯一個字便要從頭再錄影。即使錄完一次，但是重看又覺得不甚滿意，於是又再錄影，翻來覆去令到兒子發脾氣。

《兒童樂園》

昨天是六一國際兒童節，我想應景地推薦一首西方古典作曲家譜寫的與孩童有關的作品。法國作曲家克勞德·德彪西在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間專門為其出生於一九〇五年十月三十日的親生女兒愛瑪創作了組曲《兒童樂園》（又名《兒童角落》）。本套作品共包含六首小曲：《博士練習曲》、《小象催眠曲》、《洋娃娃小夜曲》、《雪花飛舞》、《小牧童》和《木偶的步態舞》。活潑可愛的愛瑪深受德彪西的疼愛，敏感的他不僅在作品中注入了活潑與童趣，甚至在樂譜題詞中寫道「致我親愛的女兒，為她父親之後所做的溫柔地道歉」。在諸多錄音中，我所選擇的乃是由

意大利鋼琴巨匠阿圖羅·貝內德蒂·米朗朗獨奏的著名版本，唱片封套也採用的是一幅德彪西本人的肖像畫，出自十九世紀法國畫家亨利·平塔之手。

一八八四年，憑藉其成名作《虛克麗霞死後布魯圖斯的誓言》榮獲「羅馬大獎」的平塔拿到了前往羅馬法國學院進修的機會。在一八八五至一八八八年在美第奇別墅求學期間，他有機會和與其同年憑藉康塔塔《浪子》獲得「羅馬大獎」的克勞德·德彪西相識。雖然平塔在西方美術史中名不見經傳，但他於一八八六年為「校友」德彪西繪製的肖像算是其最著名的畫作。儘管當時照相技術已經誕生，



但為友人繪製肖像並相贈仍舊是藝術家之間表達敬意的方式。在與西服顏色相近的暗色背景下，畫作以近乎全側臉的構圖呈現了時年二十六歲的作曲家樣貌。一頭棕黑色頭髮、留着劉海的他目光清澈、神情嚴肅，小鬍子造型難掩青澀的面龐，此造型和我們腦海中留着長鬚的德彪西大相徑庭。打着領帶的白

色襯衫領口作為整幅肖像的高光也讓畫中人顯得更加立體。左側以細紅筆書寫的交疊「HP」則是畫家平塔的簽名。除了《兒童樂園》，本張唱片還收錄了德彪西的兩套《意象集》。一位意大利鋼琴家與兩位「羅馬大獎」得主的音畫結合，讓這張名盤在音樂之外又再添更多令人玩味的細節。

（「碟中畫」《德彪西：意象集I/II，兒童樂園》／《1886年德彪西肖像》）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日行一善

越是偽善的人，越喜歡把「日行一善」掛在嘴邊：

明明是想得到一件自己心儀的東西，卻不動聲色、把自己不喜歡的「次品」佯裝大方地送人，還要大鳴大放地說自己在行善，甚至還會大言不慚地標榜自己「先人後己」「忘我無私」；明明是自己想要得到佣金，卻偏要拿出一副「救世主」的腔調來，說自己如此辛苦、千言萬語、口乾舌燥，都是「為了你好」，催谷你買各種產

品，打着「日行一善」的旗號、本着日講一遍的原則，一手抓牢你的銀包，一手與經銷商暗通款曲、數着存摺上增長的數字做夢都笑出聲來，「殺熟」沒商量，着實可惡。

大學時代，有位仁兄，舞技平平、其貌不揚，卻被譽為「舞林高手」，因為每到周末的舞池之中，總能看到他的舞伴是一等一的靚女。我心下好奇，便悄悄觀察，不多久，便發現了他的訣竅：他若想邀某個女生跳一曲，自知若直接邀

約，大概率會被婉拒，於是在曲間休息時，他看準女生去舞廳外透氣的時機，裝出邂逅之貌，為之開門，先人後己，極其紳士，極盡尊重之能事。一般人都會對這樣的舉動心生好感，再加上他的表現極真誠，於是，待他回到舞場禮貌邀請時，這些女生往往會欣然跳一曲。某日，他又在殷切開門，我笑言：高手。他嘿嘿一笑，大言不慚：日行一善嘛。真是像一隻蒼蠅撞到了我的耳膜上。

動一善念，行一善舉，原本不難，既不必驚天動地，亦無須刻意籌謀，節省一滴水，節約一粒米，

給周圍的人一個方便，一個微笑，一聲問候就是一善。可是，真正做好卻十分不易，因為越單純美好的事物，越難以逾越人性的藩籬、各種慾望的算計。

希望這人世間，多一點真誠和純粹，少一些偽善和心機。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